

本书是著名记者、作家朱幼棣先生对一个充满历史气息和人文情调的古城——黄岩的人文考察和文化苦旅。通过对黄岩众多历史痕迹的抚摸，对昔人旧事的追怀，完成了对这块古老土地上文明流程的精神游历。本书文笔优美生动，史料翔实，对于厌倦了现代都市文明、对纯朴的地域文化充满向往的人们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精神补偿。

淡

出

九

峰

DANCHUJUEENG

朱幼棣 / 著

时事出版社

淡出九峰

朱幼棣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淡出九峰/朱幼棣著 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ISBN 7-80009-599-1

I. 淡… II. 朱… III. 黄岩市-概况

IV.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953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85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 元

2003.5.6/07

淡出九峰

朱幼棣 / 著
DANCHUJUFENG

时事出版社



▲朱笑鸿题写的“沙埠青瓷窑址”

►古窑址上堆积如山的残片

▼古青瓷窑址堆积层





▲西江五洞桥

▼池塘古木





▲朱砂堆景区

▼黄岩孔庙文奎阁





▲ 作者
 ◀ 和女儿朱荒原在长城
 ▼ 和妻子徐迎在长城



序

记得一年冬天，《黄岩报》总编王军约我给家乡的报纸写一篇文章，内容大致和读者说点什么。

春节将近，北京节日的气氛也渐渐浓了，到处是鞭炮的钝响。我到人民大会堂采访春节团拜会归来，发出消息，已是夜间。拿起笔来，回首离乡后的人生岁月，我感到了惶惑。奋斗、求索，考验、磨难……我无法述尽我的心情。黄岩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中科院院士就有近十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杰出人才，是黄岩的骄傲。我远谈不上功成名就，还有什么更多要说的？

澄江依旧日夜东流。墨绿色的桔林依旧荡漾起伏。

故乡的山水对我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独特的给予。

记得1984年我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时，在南大洋遭遇十二级风暴，死里逃生之后，收到了母校发来的一份电报，我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到黄岩中学和城关中学转一转，望一望作过学校礼堂的孔庙大成殿的琉璃瓦顶——那金灿灿的理想从来没有映亮过我的眼瞳。也许是“近乡情更却”罢，我写了篇短文《祝福故乡》——只有深深

的祝福才是最好的表达。后来这篇短文，发表在《黄岩报》的头版。

《黄岩报》复刊时起，一直给我寄报。从由于职业的原因，约我写稿的报刊不断。尽管有些报刊以高稿酬相约，但我一般不给他们写稿。我想留一点时间，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而尽量不去追逐时尚和轰动。经历了太多的大波大澜，我渴望平静。但我却特别看重家乡的报纸，包括我写的那一篇短文，她带给我不能忘怀的那份遥远的情感。那山遥水远的地方，有我的亲人、同学、朋友和乡亲，这些文字是他们能够读到的，我的这份情感他们能够理解。

确实，黄岩出过很多大官很多名人很多专家——包括历史学家，这在东南沿海那片地域不广交通闭塞地方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羡慕古人，不管走出去多远，即使身居高位，晚年还要叶落归根。像诗人戴复古放浪大半生之后，还要“终老故乡委羽山”。有些即使无法归来，比如元末陶宗仪客居松江，在他写的名著《南村辍耕录》中，一再出现“吾乡”“吾乡”，情之切切，跃然纸上。当代黄岩有学问的人，求学、深造，成名成家之后，很少回到黄岩，这就像一棵棵被移栽的树，从故土拔出后，很快又在其他地方生根开花结果了。但有些东西是不能移植的，比如文化。

越亲近的就越容易被忽略。

随着岁月的推移，记忆也会慢慢褪色。

我浪游四方，写下了几百万文字。无论是西北粗砺的旱风，蔽天的沙尘，还是南国温柔的云影，繁华的市街，我无数次往返，经年奔走于游历和调查的途中，生命一点点地耗竭。但我从喧闹中安静下来，从名利中解脱出来，一再神游的地方还是故乡！

在模糊不辨而又充满的奇异诱惑中，偶然的机缘，骤至的灵感，我写出了《沙埠古窑和海上丝绸之路》。我想把这种情结留住，于是滋生了研究故乡文化、故乡历史的愿望。在出了近十本书后，为什么不给家乡再写一本书？渐渐地，就有了以下的篇什。这些篇什涉及很多领域，山川地理形胜，历史人物评价，政治风云的剖释，古城建筑的风貌，以及宗教文化等等。每一篇从资料的查阅、构思、反复修改，到最后成文，都写得很苦，也很愉快——无疑，这些都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或者方志史论，我力图把“故乡事”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论述和探求。还有，我是写给黄岩人看的，古人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实则大谬。我是出门远行，全知天下事后，还没有读懂“故乡事”——虽然离真正的结论还遥远，但我想描述你的过去，你的优美，你的本质。

感谢《黄岩报》，给我提供了与故乡人沟通的地方。王军主编主动提出报社帮助我结集成书；深具远识的李仙玉先生又及时伸出帮助之手，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这使我尤为感激——其实，帮助过我的故乡人又何一二个呢。

二十多岁离家，我没有走遍故乡。写这些文章时，却在精神上游历了黄岩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穿越历史的长河，往返过去与未来。我感到一种理想光芒的照耀，如果能为纪录一片古老土地上辉煌的文明的流程，为接续黄岩的文化火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二十世纪真的结束了。时光不可能淘尽一切。尽管有种种预测和想像，前景依然不十分清晰。但纵观历史指点江山毕竟容易得多——回顾是为了前瞻。精神家园仍然需要坚守，神不在他乡。

没有人能达到他的全部理想，每一个人能达到的只是他的一部分理想。在我成了作家、记者，又当了政府的“官员”之后，我把自己几年来追寻的部分理想——这本《淡出九峰》，献给故乡，以表达对这片养育我的土地挚爱之情。由于内容和地域的限制，我不奢望本书有太多的读者，但这本书确实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即使将来也不大可能会超过，这是一种灼烫情感的凝结。因为痛苦已经很久，我希望记忆不再被分割，故乡不再被分割！

由于考证和大量引用史料，有些段落的文字有些枯燥艰涩，但我还是希望打开这本书的人能喜欢。

是为序。

朱幼棣

目 录

序.....	(1)
故乡风景	(1)
山水黄城	(9)
沙埠古窑与海上丝路	(26)
台门及其他	(37)
杜范散论	(47)
追忆杜洵	(66)
走过曾铎巷	(81)
高原怀想	(92)
寻找圣地——“头陀”及其他.....	(103)
瑞岩寺钩沉.....	(113)
夕阳山外山——《瑞岩寺钩沉》之二.....	(122)
翰墨人生.....	(132)
又见黄岩蜜桔.....	(143)
故乡的河.....	(149)
徐偃王城：南方与北方.....	(156)

守望东南——为方国珍起义正名·····	(165)
戴复古断想·····	(184)
如梦令·红白桃花——女词人严蕊的人格情怀 ·····	(193)
淡出九峰·····	(205)
 后记：穿过历史的云烟·····	 (219)

故乡风景

一、桔 花

黄岩是个该人人都知道的地方。

我想人们大抵是从盛产蜜桔知道东海边上的这块土地。

不在竹林山溪，不在市井水巷，车过黄土岭，映入眼帘的景观首先是延绵苍郁葱笼，经冬犹绿的桔林。桔音同吉，在南方金桔已成了贺岁的佳木。

记得翻过一本初中语文“同步”之类参考书，其中有一篇写黄岩蜜桔的文章，出自浙江一位女作家的手笔。文虽写得不错，这位作家毕竟不是黄岩人，不可能领会到桔乡风景的妙处。写桔树写得最好的莫过于屈原的《桔颂》。在漫长的放逐中，寒风凛冽，心灵早已背上了沉沉的重负，屈原步履蹒跚，昂首走过一片片桔林——一个人与国家的命题、道德与放逐的命题，沉沦与苦难的命题，当然，还有理想与信念，都在浓密的绿色中得到了神示。桔树，就是生命之树，而不是在案头客厅富贵吉祥的摆设了。

我养了不少花，但绝不种金桔。

因为桔树不是可以盆栽的植物。

没有远托异乡的体验，没有重归故里时那种全新的感觉，没有与不变景色对视中的感悟——永宁山上耸立的那两座残破的宝塔，俯视了黄岩的城廓尘寰多少年？“邑人望之以占晴雨”，其实这是大陆的尽头，延绵山脉的尽头，大洋风雨的起始——对于故乡的风景，我永远没有读不懂的怅惘。

岁月的疾驶，还有节令。

确实，黄岩最好的节令并不是金果满枝的仲秋，而是在桔花盛开的春天。这时你无论在哪里漫步——从繁华的市街到乡间小径，都弥漫着花香。星星点点桔花洁白无瑕，缀满枝头，香气清新高洁，馥郁芬芳。

黄岩的风景永远是大气的。这时，你到桔林中走一走，满地皆白，蜜蜂成群。当然最好的还是在夜晚，在西江边上的林中小坐，听涛声隐隐，看明月升起。这时，有箫声自远处传来，袅袅不绝。只有这静静的江水、静静的桔林、静静的月色和无边的花香，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意境。

西江的桔林中，有一块石碑，上刻：“魂兮，归来！”

二、落 帆

少年时，想成为一个画家，于是背着画夹寻找家乡的风景，开始写生。

一方池塘、一片桔林、一湾河水、一抹晚霞、一支古塔……某日不意翻出旧稿，不禁使我激动了许久。

故乡的风景原来是很美的。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外东浦闸。涨潮时分，一条

条航船乘着潮水溯江而上，停泊在岸边。帆落下来了，有二支桅、三支桅，船多了，桅杆密密的，像冬日的疏林。

船自然是木质的。货物载得多的时候，船梆贴近了水面，在波涌中起伏不定。令人奇异的是，这些木质的航船如何能穿过如山的雪浪，平安归来。随着货物的卸去，船体渐渐地高了，巍然浮在水面上，又似一座塞堡。船体由圆木做成的，从船头到船尾，一条条弧形的曲线，疏密有致，显示出了一种张力的美。船头还画有大大的龙眼。帆褐色或白色，落帆疲惫地堆叠在一起，可以用侧笔抹出它粗重的质感。桅索、滑轮，点与线布满天空，犹如曲谱与音符，偶有一两只水鸟鸣叫着低低掠过。这一切都那么和谐。

笔在纸上沙沙地响。阳光在水面上跳跃，涛声随着咸润的风传来，这时你感到畅快，思绪会一再飘向远方。

江与海，给故乡的风景带来了悠远的动感。

清人蔡元溶的澄江晚棹诗颇能体现这种意境：

雨歇潮初落，城隈古渡头。
扶竿危度板，解缆快登舟。
棹打西风急，篷穿夜月幽。
更阑还不寐，倚枕听江流。

诗中的“板”是指跳板，搭在船与岸之间，只有一尺来宽，长丈余。船梆与岸边高差不一，跳板斜斜的，再加上浪涛鼓涌击拍，动荡不定。上船下船确实缺乏安全感。而船工们挑着货物在板上往来，这是需要点勇气的。我们少年时也常常三步并作两步，踏着跳板上船，体验一下冒险的乐趣。

在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的一个宁静海湾中，我望见数百条